

似水流年

城北旧事

支宏林

生活滋味

小寒·醉酒

周江川

岱山岛上的冬天本不是太冷的，但最近只要一想起小寒那天儿子被送入医院的经历，我内心也一阵“小寒”。

医院的脑CT检查室和急诊室隔着一条公路。当天晚上10点，昏黄的路灯下已经没有了行人和车辆。病床被两名护士推着横穿过公路，“咕噜——咕噜——”病床轮子摩擦公路的滚动声被一缕寒风包裹着从耳廓钻进来，顺着耳骨一路往下，忽然就撞击了一下我的心脏。

一股巨大的恐惧瞬间席卷了我的全身，看见走在最前面双手紧紧攥着病床边缘的妻子，苍白的脸上写满了担心、害怕。

灯光终于明亮起来，我看清楚两名护士的表情很是淡定、从容，心中暗暗祈祷，事情应该不会有我想得那么严重。

“为什么不做脑部CT又推回来了？”我的声音有些颤抖，急切地追问准备给儿子挂吊瓶的护士。

“他现在的情况做不了CT，一直在吐，先给他挂一瓶防吐针。”护士回我。

“他喝了多少？”护士又问。

“半斤50度白酒，不是假酒，正规超市购买的，前几天我喝过。”我想给护士尽可能地多提供一点信息以便有益于她的诊断。

病床头，妻子的目光如薄薄的刀片，狠狠地扫了过来：“把自己的儿子灌醉，你是个人不？”我的心又猛地一凉，轻声辩解道：“他说他能喝半斤，以前喝过半斤，谁晓得会这样？”

我们和儿子大半年没有见了，元旦双方都没有假期。今天他从温州回来，自然是开心的。

本想着小酌两杯，没料到一杯过后，二十几岁的儿子竟然拉起了我的手，饶有兴致地给我讲他们公司的趣事。这手有多少年没拉过了？拉着儿子手的记忆还是在他小的时候。

我也激动了，他想喝就随着他，心中琢磨，这么大的人了，自己有几斤几两难道不知道？

走出饭店的时候一切还是正常的，上了车，他就开始吐起来。妻子店里忙，等我打电话通知，她才开车过来接。

半斤醉酒呕吐，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事，我想，睡一觉就好了。妻子可不认同！一定要去医院，儿子是她的命根。

在脑部CT检查室，看见儿子口中吐出白沫、无法做检查的那一刻，我才开始害怕，内心慌乱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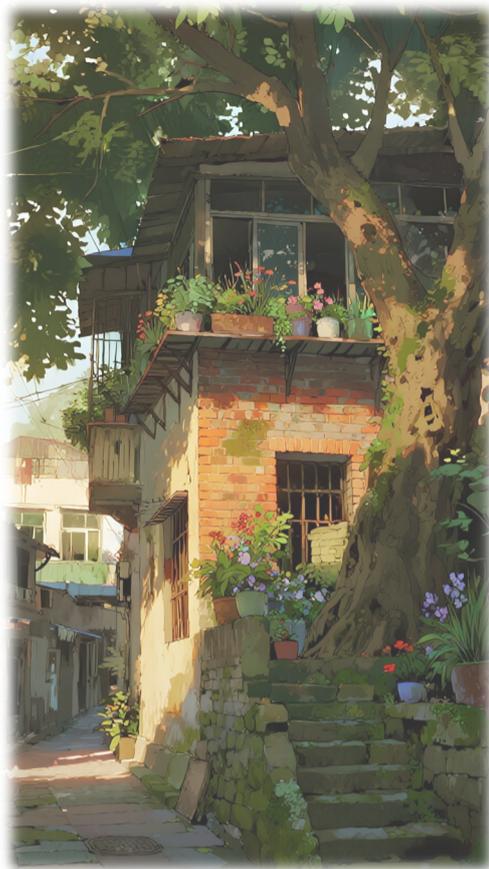
我知道，这个世间是没有后悔药的。看着吊瓶中的液体缓缓流淌，恐惧开始在体内慢慢膨胀，逐渐蔓延到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整个人都感觉浸泡在厚厚的冰层之下。

还好，脑部CT没事。又打了一针，不久，人也慢慢清醒过来。

第二天，儿子笑说：“我还以为就是去医院打一针醒酒针，没想到你们又是CT又是吊瓶的，没那么严重。昨天醉那么狠，可能是空腹，又喝得有点急的缘故，见到你们开心嘛。”

妻子整整一天都没有给我好脸色看，把她的担心和愤怒化成无声的抗议，直到晚上睡觉，才憋闷地问我一句：“你没事吧！”

2026年的春节离我们已经不远了，远在他乡的亲人们也快回来了。我借这篇文章提醒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因为开心而过量喝酒，不要空腹喝酒，多吃菜，少喝酒。祝愿大家，快快乐乐过大年。



AI制图

定海城北有个石柱弄，我们一家曾经在那里租住了一段时间，那时我二十几岁。我们住的四合院也是坐北朝南格式，但是大门开在东边。傍晚，推开厚实的木门进去，迎面是耀眼的夕阳余晖，照在木质的墙板上，和掉了漆的柱子上，暖暖的，静静的。院子里是石板地面，旁边有个水井，虽然不能喝，但是可以洗衣服，夏天可以浸西瓜，浸过的西瓜特别清甜爽口。

院子里面住着四五户人家，房东姓阮，据说

我与晚报的故事

不负佳期不负卿

尧哥

有一种爱情“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有一片风景“错过的站意外的风景”。我与晚报也有一段意外的缘。

时间的某个夹缝，一室丝竹与满阶苔藓错乱季节，萎靡颓废了半年之后，突然心血来潮，开始日更写作，并在朋友圈郑重其事广而告之，每天像模像样发圈日更。

文字有长有短，有粗有俗，有感有叙。内容有花有草，有回忆有当下。情绪有喜有忧，有遗憾有激动。硬是把这几十年来积蓄在脑中的素材给搜刮一空。一路抠抠搜搜地写，鞠躬尽瘁地写，午夜梦回也在绞尽脑汁地思虑明天写什么。

俗话说：“遇贵人先立业，遇良人先成家，无贵人先自立，无良人先修身。”我漫无目的地写，写得欢快，也写得艰辛。计划21天就杀青。

大概写到第6天，“贵人”出现了。副刊编辑缪老师发现了日更的事。她把这事给发到了晚报“朋友圈”版面，有图有真相。粗大的标题：“开启写作日更百日计划，既是练笔又能挑战自己”，分外醒目，更扎心的是“日更百日”。百日啊！离我散漫的21日整整多出了79天。

祖上是个大户，他们家住在东北侧屋里，夫妻俩非常和善，有个可爱的儿子，因为调皮，有时会被他爸爸打，然后立在庭院里哇哇大哭。他爸爸看我字写得不错，要儿子跟我学。

东南侧的租客也是三口之家，有个又乖巧又呆萌的小女孩，她爸爸高个子高鼻子，从来舍不得打她。两个小孩子差不多大，当时好像都读一年级，放学回来在一起玩，追来追去打打闹闹的。

西北侧的租客是一对夫妻，两个孩子都大了，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弟弟帅帅、瘦瘦的，爱跑步，冬天也坚持跑，跑完回来，在屋檐下光着上身擦澡，身上冒着一阵阵热气。姐姐挺秀气的，在一家电器商店工作，有一次看见我，很热情地打招呼。

南侧的是一对小夫妻，刚刚生下小孩子，时不时有母亲哄孩子的声音和他爸爸逗孩子玩的声音透过板壁传过来。

夏天的晚上，院子里的人们吃过晚饭，摆好躺椅乘凉，大家说笑话讲故事，聊白天的八卦琐事。小女孩的爸爸刚刚喝过冰镇紫竹林啤酒，看着疼爱的女儿跑来跑去，于是摇着扇子，惬意地来上一句：天伦之乐啊！

后来，我们家买了房子搬出去了。再后来，定海旧城改造了，那个宅院拆掉了。当年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拿出手机就能拍几张照片留念，想起来心情有点失落。

前几天，我忽然想到了那个小女孩的名字，试着在工作通讯录上搜了一下，还真的有个这个名字，而且头像也有几分像。于是我给她留言，你是不是当年住在石柱弄的那个小姑娘啊？不多久，她回话了，是的！那一刻，我真的有点惊喜，毕竟30多年过去了啊！

几天以后，我见到了她，当年的小姑娘已经有一个漂亮女儿的妈妈了，虽然长相完全变了，但是依然很动人，说话声音很好听，生活也过得非常如意。她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我送的小礼物，配文说：这是小时候住一个院子的小哥哥给我的礼物。

缪老师说：“这下全市人民都在监督你了。”怎么办？写呗，吭哧吭哧写不就完了。烽火燃起来了，号角吹响了，战线拉长了，粮草无处寻啊！巧媳妇尚且难为无米之炊，素材呢？故事呢？

原以为会是一场夭折的虚张声势，没想到越写越有东西、越写越有思路，思维的触角天线一般从四面八方接收信息。拈花入文，惹草成诗，日出日落、潮涨潮退、鸥鹭翻飞、行走的风景，入眼的、人心的，都活化成了文字。在文字里，候鸟择良木，疾风偷渡客，桃花梨树竞芳华。远山描黛，秋日红妆，万物有了具象，有了灵魂和情感，有了对话和故事。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原来过去不堪回首的岁月里，是荒于嬉毁于随啊。一场声势浩大的“百日更”拯救了惰性，治愈了热情。我终于在2022年1月13日完成了100更。完成100更那天写了一篇文章以纪念，承蒙厚爱，这篇文章发到了晚报上。自此首尾相环，也算全了一份心意。这次日更衍生了我的第二本书《骑海豚的文字》，书中选的篇章基本来自日更内容。这是意外之喜了。

一场阴差阳错的美丽误会，终有了正确的注脚，我这是不负佳期不负卿啊！